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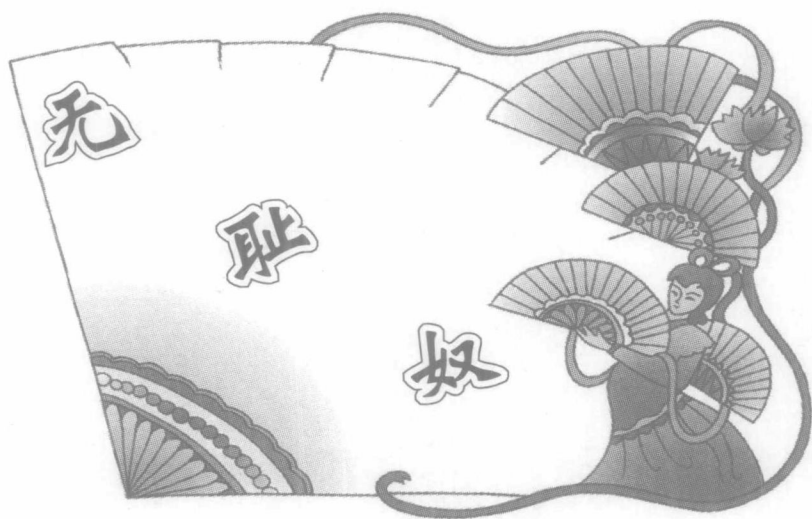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七十五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清·苏 同 编

目 录



上 卷

第 一 回	挂弹章一书忤朝贵 滴天山万里苦风霜	 (7)	无
第 二 回	转天心名士唱刀环 入皇都庸奴求副宪	 (13)	耻
第 三 回	刘益三有意激从军 吴子铭梦中施警炮	 (19)	
第 四 回	吴子铭一怒惩劣幕 宣兰生竭力救同乡	 (25)	奴
第 五 回	江念祖投笔从戎 宗宝棠捐躯报国	 (31)	
第 六 回	江参谋营外竖降旗 甄总统退兵失平壤	 (38)	
第 七 回	宣桂生血染辽阳草 甄士贵冤上断头台	 (43)	
第 八 回	吕仰正怒拳卖国贼 陈彩林受骗黑心奴	 (49)	
第 九 回	红幕僚觐颜称代表 副领事得意娶秋娘	 (55)	
第 十 回	安弼士当筵见名妓 江念祖无耻掉枪花	 (60)	
第十一回	陈彩林违心弹别调 江司马老脸站香班	 (65)	



- 第十二回 说嫖经风俗感迁移 (70)
争口角冤家逢狭路

中 卷

- 第一回 绰号趣太监闹姑娘 (76)
逐奸奴同乡传草檄
- 第二回 磕响头额间留影 (82)
吃花酒席上惊魂
- 第三回 孟观察倒霉逢泼妇 (88)
张夫人仗义夺孤儿
- 第四回 宣小姐含酸撒泼 (94)
吕中书告假还乡
- 第五回 女怪物筋斗跌当场 (100)
花冠军苏台占风月
- 第六回 龚维藩当差嫖院 (106)
程公子吃醋发标
- 第七回 桃花人面雀护重来 (111)
璧合珠联真娘下嫁
- 第八回 嫁王孙夜走名姝 (117)
失优差痰迷心窍
- 第九回 乔小姐信口开河 (122)
江念祖谋差竭贵
- 第十回 江总巡狂敲竹杠 (128)
宝太守巧运奇谋
- 第十一回 江颖甫觐颜回籍 (134)
端明寺纳垢藏污
- 第十二回 歪和尚见色迷心 (140)
无耻奴瞒天设计

下 卷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淫贼秃全倾积世资
假文君巧合连环计 | (146) |
| 第 二 回 | 搭航船当面骂奸徒
争布被暗中施鬼蜮 | (152) |
| 第 三 回 | 动官刑当堂负屈
骂山门小子受欺 | (158) |
| 第 四 回 | 掉枪花讼棍多谋
恶报仇乡人尝粪 | (164) |
| 第 五 回 | 伍作霖快意报睚眦
赵北山中年生逆子 | (170) |
| 第 六 回 | 名讼师苦心授密计
不孝儿利口辩冤情 | (176) |
| 第 七 回 | 德太尊爱民拿讼棍
伍孝廉大胆到公堂 | (182) |
| 第 八 回 | 定爰书除害禁奸徒
拥厚资还乡游胜地 | (188) |
| 第 九 回 | 余季瑞买产中阴谋
江念祖丧心赚良友 | (194) |
| 第 十 回 | 总领事议和全大局
贤制军立约保长江 | (200) |
| 第十一回 | 痴公子忽遇瞒天网
呆观察痛失昧心钱 | (206) |
| 第十二回 | 获鹿县洋兵围电局
赵寿萱警报受虚惊 | (212) |
| 第十三回 | 赵寿萱深宵窥秘戏
林良栋见色起淫心 | (218) |
| 第十四回 | 王三锡全家遭惨祸
宣兰生设法诱奸奴 | (224) |



无

耻

奴

第十五回	诛国贼凉血溅驴头	(230)
第十六回	卖风情华妆游马路	(236)
	杨小姐无心随恶棍	
	邵梓玉开眼做乌龟	



上 卷

第一回 挂弹章一书忤朝贵 谪天山万里苦风霜



无

耻

奴

天阴月黑虎夜吼，阵云销铄双龙斗。春风沉醉不知愁，一斛明珠酒一斗。醉卧城西戏马台，两行丹诏从天来。据鞍大呼杀群贼，士卒避易连营开。古剑光芒烛霄汉，残红飞溅胭脂马。征尘乱卷天地昏，生吞小丑作人鲈。归来尘梦犹未醒，湖山十里依然青。鲸鲵跳波海潮沸，豺狼当道草木腥。西风猎猎破窗纸，走狗已烹狡兔死。奇才沦落古所悲，道路崎岖安足恃。长江日夜向东流，声声呜咽鸣春愁。夜半推窗发狂啸，恨不速斩仇人头。青莲才调江郎笔，庸俗碌碌不相识。无人能识故侯瓜，谁料天孙工组织。君不见，负书担橐西出秦，黄金散尽父母轻。洛阳城外烟尘起，至今此地多愁云。呜呼！仲连不生荆州死，古来圣贤贫贱起。人生万事须自为，跼步江山即千里。

这是一首古风，乃是在下一个友人作的。也不必说他的姓名出来，只把他的出身际遇，略略的铺叙一回。借他作一个开场的影子。在下这个友人，本是贵介出身，中年落拓，性情豪伉，才调风华。却是时运不济，文章憎命。十年奔走，难遇孙阳；一曲凌云，不逢扬意。吴门风雪，伤心伍氏之箫；燕市悲歌，谁听渐



离之筑？苏秦金尽，阮藉途穷；扬州杜牧之狂，太白西川之痛。辜负了一身侠骨，埋没了万斛清才。想那造化弄人，真是颠颠倒倒。像这样的绝世奇才，居然也会这样风尘潦倒，你想，这一生屈抑，满腹牢骚，又从何处说起呢？

如今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，只说在下这部小说，为什么把他叫作《无耻奴》呢？这里头也有一个道理。在下虽然年少，却是阅历十年，远游万里，遇着了好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见过了无数獠獠狺狺的人物。那些官场里头的奴隶性质，商界中人的齷齪心肠，都被在下看得明明白白，真是无奇不有。好像在下腹中的方寸之地，就如世界上的人类博物馆一般。看官们看了在下的书，不要说在下的议论过于刻毒。要晓得现在的官场人物，只晓得拼命的夤缘钻刺，那里有什么爱国的热诚？商界里头，只晓得一心的积累锱铢，那里有什么合群的团体？差不多就是父子兄弟同在一起，也要极力的挤轧倾排，不遗余力。你想，如今世界，可还有什么公理么？在下编这部《无耻奴》小说，也不是有意骂人。不过是把在下十年之内，所见所闻的人物，所经所历的事情，合将拢来，编了一部小说。要叫那一班官场中的人物，商界中的富翁，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，大家警醒些儿。孽海回头，危崖勒马，不要甘心做那无耻的奴才。这便是在下做书的本意了。在下做到此处，便有人问着在下道：“你这部小说叫作《无耻奴》，是演说那些无耻庸奴的现状。但是据我看来，现在中国的二十二行省，大半都是这一种无耳无目无血无气的人。你要把他们这班人物，一个个的都要形容出来，只怕你闭户十年，著书万卷，也说不尽这许多。”在下听了，就回答他道：“天地之大，这样魑魅魍魉的人物，那里形容得尽许多？不过就着在下一身的所见所闻，铺叙一番，给你们大众看官听听。”

只说江苏常州府地方，在乾嘉年间，出了一个有名气的才子，姓江，名谦，表字南山。少年丧父，家计清贫。幸亏他的太



无

耻

奴

夫人，教养兼施，纺绩佐读。这位江南山先生，少年时却是极肯读书，后来长成之后，应试登科，乡会联捷，殿试又是第三，点了一名探花。在京城里头，颇颇的有些名气。一班大老们，都甚是器重着他。无奈江南山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翰林，却是生有傲骨，从不肯低首下心的趋奉人，更兼性情方鲠，意气纵横，一班翰林院里的同年，见了江南山的影儿，也有些耳鸣头痛。大家都赶着江南山，把他叫作冰人。那时的掌院学士，是个旗人，也不是什么有名人物，见江南山一付冷冰冰的面孔，见了他的面，不过是打上一躬，不肯格外趋奉，心上便也有些厌恶着他，时常在里头军机大臣面前，说这江南山的坏话。从来俗语说的“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”，那些王爷中堂，听得这位掌院老师常常说他的坏话，心上便也记得了这样的一个人。刚刚事有凑巧，这江太史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情，上书言事，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议论，约有三万余言，想必是讥弹朝政，触了当事的逆鳞，竟把江南山的一封稟帖，进呈御览，还附了一个参摺，重重把他参了一下，说他大逆不道，请旨严惩。也不晓得江太史的这封稟上，倒底说些什么。江太史自己秘密万分，又不肯给人观看；内廷里头，又没有把他这一个稟揭发抄。在下做书的人，却实在不曾晓得，只好付之阙如的了。那一班军机处的王爷中堂，虽然和江南山没有什么深仇宿怨，却是已经听了掌院的先入之言，又看了他的稟帖，觉得他的词锋犀利，笔阵纵横，发挥得十分痛快，一发心中想着这江南山好像是一个素来不安本分的人，所以并在一起，一同发作出来。当下军机大臣的参摺上去，里头是照例军机大臣的说话，没有不准的。见了军机处大臣的参摺，果然天威震怒，立刻发了下来，着刑部从严拟罪。那时的刑部人员，一则见里头的殊谕严切，二则要奉承这军机处原参的大臣，竟把江南山拟了一个大逆不道，请旨处决的罪名。一个摺片，拟了上去，登时急如风火的批准下来，发到原衙门，遵照办理，眼见得一位风



骨棱棱的新太史，不日就要上那专制政府的断头台。

如今按下刑部一边，再提起江太史来。原来严旨下来，发交刑部的那一天，早有刑部司员派了几个番子手，立时把江南山看管起来，连大门也不许出，就是有什么同年亲友，来看江南山的人，也要用了使费，方才肯放他进去。把守得就如铁桶一般。也有一班同他关切的人，着实的替他着急，却又想不出救他的门路来。说也奇怪，倒是这位江太史神色扬扬，不异平日，一些没有愁闷的样儿。及至刑部把罪名拟了上去，里头立时立刻的批准出来。大家听了，好似青天白日打了一个焦雷，不要说是一班同乡亲友，替他着急，一个个手脚慌忙，六神无主，就是平日之间交情淡淡的同年故旧，也一个个敬重他的人品，羡慕他的才华，没有一个不咨嗟太息，为他流涕。那些要好些的亲友，眼睁睁的看着他，就要身首分离，如何不急？竟有人对着江太史忍不住痛哭起来。江太史得了这个信息，也不惊慌，倒反劝慰他们道：“我前两天上书言事的时候，早已拼了我这颗头颅。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，何苦要这般怕死？只要死得有些交代，留些死后的名声，不要冤冤枉枉的送了性命，还落了一个千年万代的骂名，这便死得值了。况且我一介书生，受恩深重，就是把这条性命结识了朝廷，也是臣子的本分。我承了你们诸位的厚爱，今生报答不来，只好来世再报的了。”这一番话，说得激昂慷慨，没有一些惊惧的心肠，别人听了他这般说法，越发的涕泗横流。江太史却一点儿眼泪也没有，反口占了一首七绝，真是留别他们的意思。这首诗在下做书的却没有见过，只记得当时传诵的两句诗道：“丈夫自信头颅好，须为朝廷吃一刀。”听他这两句诗，这江太史的风骨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看官请想，这件事儿，可有什么挽回？不想这江太史命不该绝，偏偏遇着了一位救星。你道这救星是谁？原来是江太史的会试老师，礼部尚书陆宗绩，也是个军机处协办学士，为人古道，落落可风，向来和这个门生甚是契合。现



无

耻

奴

在忽然晓得了这个消息，倒大大的吃了一惊，连忙赶到内廷，和他设法。对着那原参大臣沈中堂和恪亲王两人，竭力排解，说：“这江南山是个当代名士，万万不可杀他。况且他不过是一时拙见，说了几句狂言，究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实迹。若一定把他杀了，非但有碍时望，倒反成了他杀身取义的名声。不如赦了他的死罪，饬下刑部，再议罪名。轻则革职，重则充军。一则激发他以后的天良，二则体恤他读书的辛苦，叫他有些忌惮，此后不敢再是这样的信口狂言。你们众位以为何如？”恪亲王的为人，本来不是什么元奸巨恶，向来和江南山又没有什么意见，不过是听了沈中堂的说话，和他会一个衙，现在听了陆中堂这般说法，仔细一想起来，果然不错，不由得便动了个爱才的念头，觉得自己这件事做得卤莽了些，便有超豁他的意思。无奈上头的硃谕，已经批了下来，竟想不出一个挽回的法子，又说不出自己误参的话来。若要听着他无辜正法，良心上又有些过不去。想了一会，倒觉左右为难起来。幸亏陆中堂见了恪亲王这个样儿，很露着为难的形状，便想了一个法儿，情愿自己上个摺子，竭力保他，又怕一个人孤掌难鸣，再约几个科道里头的门生，联衔报奏，或者挽回得来，也未可知。恪亲王听了，点头称是，叫他赶紧办去。陆中堂答应了出来，约齐了门生，对他们说知原委，要叫他们会衔合保。那一班门生里头，就有胆小的人，迟迟疑疑的，不肯答应，暗暗想：“怎么这老头子，今天竟这般背晦，要保起江南山来？那江南山虽然是个有名才子，却是恪亲王和沈中堂特参的人，上个摺子保他，触犯了上头的意思还不要紧，要被恪亲王和沈中堂晓得了风声，显见得是有意和他作对。况且这两个人，都是军机处的红人儿，在里头说一听一，没有驳回的事儿。像我们这样芝麻绿豆的京官，只消他在里头，把舌尖儿略动一动，立刻就给你出了岔儿。我们也不犯着为着别人的事，结这个结结实实的冤家。但是无缘无故的，陆老师忽然发起书呆子的脾气来，不



晓得是个什么道理？老师的吩咐，又不好当面回他。”心上忐忑忐忑的，只顾这般想着，那面上就不知不觉的露了出来。陆中堂明晓得他们的意思，心上十分好笑，便又把恪亲王的意思，并自己和恪亲王的问答，一齐说了出来。众人听了，方觉放心。这样的现成人情，谁肯不做？非但迎合了军机处的意旨，而且还得了个不避权贵的名声。一个个欢天喜地的，答应了回去。果然做了摺子，联名呈递。陆中堂也上了一个保摺。皇上看了这两个摺子，意思便松动了些，召见军机的时候，恪亲王又轻轻的说了两句不痛不痒的话儿，沈中堂心上虽然不愿意，见恪亲王作了主意，便也不敢多说，里头没有什么冤家和他做对，这件事情，便不知不觉的松了下来。皇上听了恪亲王的说话，登时又发了一道硃谕下来，收回成命，叫刑部另拟罪名。刑部人员也晓得里头的意思，便拟了一个“遣戍伊犁，不准收赎”，拟了上去。果然批准下来。刑部里便派了一个差官，四名番役，把江南山押解登程。说不尽那路上水阻山遥，风餐露宿，也不知吃了多少辛苦。幸而刑部差官，敬重他的品行，不敢得罪他，倒和江南山似朋友一般，路上还不十分吃苦。到了伊犁，到将军衙门，投名报到。那将军的性情，又是严毅非常，一班遣戍的犯官，初次见他，一定要自己报名，带刀长跪。以前有一个革职的抚台，为了贿赂的案情发觉，谪戍伊犁，用了一个官衔手本，就被将军拍着桌子骂了一场。以后的遣戍人员，都把这个抚台引作前车之鉴，见了将军，都是兢兢业业的，不敢怠慢一点。江南山既然到了此间，少不得也要做此官，行此礼了。正是：天山万里，苍茫绝塞之秋；戍鼓连云，调怅孤臣之梦。不知江南山见了将军，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转天心名士唱刀环 入皇都庸奴求副宪



无

耻

奴

且说江南山见了将军，将军卒然问道：“你可晓得有廷寄么？”那时江南山摸不着什么事情，呆呆的还未答应，将军便吩咐手下差官，摆了香案，请出一封廷寄，高高的供在中间。将军立在侧首，高声宣读。江南山俯伏在地，听将军读完了，方敢谢恩起来。你道这一封廷寄，说的什么事情？原来皇上自从把江南山充发伊犁之后，心上已经忘记了这个儿，忽然有一天，在摺件里头，又见了恪亲王的参摺，并江南山的言事书，那书上的话儿说得十分激切，看了一遍，不觉又有些恨起这江南山来，有意叫他吃些辛苦，特特为的发了一封廷寄给伊犁将军，叫他们江南山到了戍所，着他严加管束，并着不许饮酒，不许作诗。这江南山一生最爱的是饮酒吟诗，现在这么一来，直把他拘束得路也不敢多走一步。幸亏将军爱他的才情，敬他的名气，待他倒也不错，又拨了一所极大的房子，给他住。江南山正在穷途，得将军这样的待他，也就算知己之感了。按下一边。

再说一处，只说京城里头，自从江南山充发之后，连月不雨，竟是大旱起来。皇上亲御天坛求雨，也求不下一点雨来。京城内外，人心惶惶，摇惑不定，大米每包竟卖到十六七两银子。就有一班笃信理学的科道官儿，上书言事，说是半年不雨，畿辅潦灾，一定是刑罚里头有了什么冤枉，就把江南山保在里头，要请皇上不记前愆，把他赦回复用。摺子上去，皇上本有赦他的意思，又有恪亲王和陆中堂两人，和他排解，居然准了下来，把江南山在伊犁赦转，但是没有开复他的原官，只把他放归田里，差



不多就是个回籍闲住的处分一般。这个赐环的信息，到了伊犁，将军也甚是代他欢喜，连忙传了江南山来，告诉他。江南山听了，自然不消说是感激涕零的了，当下谢了将军，又收拾了行李，归心如箭的，立刻动身。回去也不进京，竟回到常州原籍，恳恳切切的写了一封信给陆中堂，说明不再进京的话。从此江南山住在常州，只和着一班故友，潮风弄月，啸傲烟霞，倒也无拘无束的，十分自在。只是有一件苦处，江南山本来是个寒士出身，点了一个穷翰林，又没有什么出息，遇了这一场蹉跌，回到家中，依然是两袖清风，一船琴鹤，那日用支给渐渐的便有些敷衍不来。还亏有一班同年故友，一个个都放了外官，也有督抚，也有司道，晓得江南山的家计不佳，逢年过节，都寄些别敬给他，一百两二百两的不等。江南山借着这些同年的分润，历年敷衍下来，倒也不愁空乏。

看官请想，这位南山先生，这样的风骨峋嶙，性情兀傲，该应他的子孙，也有些像他的人品，不至于做出什么卑污龌龊的事情。不想传了两代，传到他的曾孙叫做江念祖的，竟做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，弄得人人唾骂，把他当作个中国的奸细一般。你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迹，说也话长，待在下把他的历史，一一的铺叙出来。

这江念祖生长常州，却是南山先生的嫡派曾孙，表字叫个颖甫，少年聪俊，权术过人。仗着一点小小的聪明，自己就庞然大，凭你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他却正眼儿也不来看你，总说世界之内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是有用的人物。正经书史之外，又欢喜弄些杂作，看些新书。那时风气初开，正在纷纷的讲求新学，江颖甫也买了两部时务新书用心研究，晓得了几个国度的名目，又学了几句欧皮西提的西文，便居然自命为应世之才，真是高见风云，俯视一切，没有一个是他看得起的人。也有些世故深沉的戚友，见了他这样的狂态逼人，不免背后大家议论，当面却



无

耻

奴

没有人去得罪他，只是付之一笑罢了。江颖甫到了十八岁上，娶妻谈氏，和颖甫同年，生得态度妖娆，性情流动。嫁了过来，嫌着颖甫的相貌不好，眉横杀气，眼露凶光，一张蟹壳脸儿，一付松段身体，更兼脾气不好，动不动一味咆哮。这位谈夫人见了丈夫这个样儿，闷在心里，说不出来，渐渐的夫妇之间有些不合，闹了几场口角。江念祖便赌气娶了一房姨太太，把一切家事都交给姨太太掌管，正室夫人反撇在一边。就是这样过了几年，江念祖想，坐在家里，坐吃山空，渐渐的饔飧不继，终不是个了局。要想出门谋食，又没有可去的地方，千思万想，被他想出一条门路来。他曾祖南山先生虽然死了多年，却有一个年侄，叫刘省吾，现在年已七旬，做过一任藩台，内转了个四品京堂，现任都察院副都御史。江念祖的父亲慕庐公在日，还和刘省吾常常有信往来。江念祖想出了这条门路，便凑了几百两银子的盘缠，摒挡行李，迳到北京，寻着了刘省吾的寓所，整顿衣冠，前去候见。起先投了帖子，门上的家人，见他土头土脑的神情，有些不愿意和他通报，含含糊糊的回报了他一声，说什么大人今天有公事，不能见客，你请明天来罢。江念祖一连来了几天，老见不着刘省吾的面，江念祖发起急来，只得送了他们几两银子的门包，又把自己的家世来历，细细的和他们说了一遍，门上方才替他回了进去。不多一会，里头有个执帖家人出来，把江念祖请了进去，直到签押房内，见了刘省吾，正在那里捡点公事。江念祖抬头一看，只见当窗桌上，斜坐着一个七旬上下的老头儿，银须白发，道貌伟然。见了江念祖走到面前，方才慢慢的立起身来，料来一定就是刘省吾了。江念祖平日之间虽然目空四海，却只是坐井观天，没有见过什么场面，此时见了刘省吾这般气派，不免倒有些心上慌忙，连忙抢步上前，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。刘省吾见了江念祖，却甚是谦虚，满面春风的还了一个半礼，连声请起，把江颖甫扶了起来，坐在一边。家人送上茶来，刘省吾笑道：“我